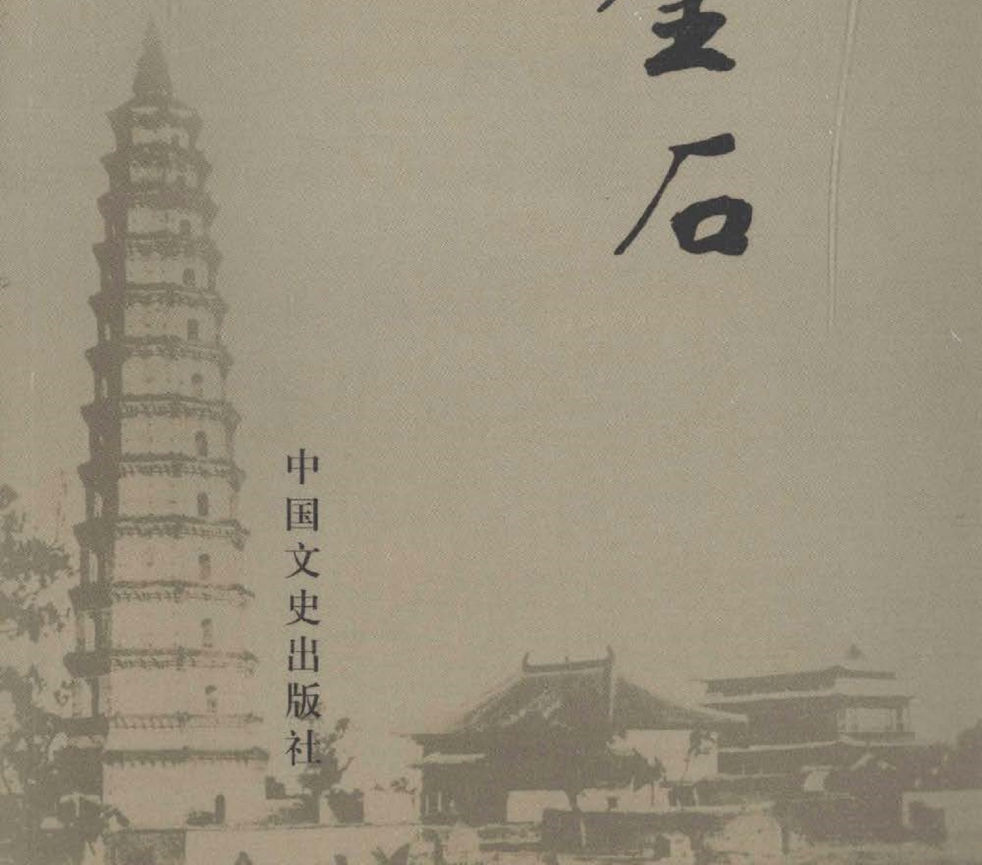


邓文华
编著

景州金石

景县文丛之三

中国文史出版社



景州金石

邓文华 编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景州金石/邓文华编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 9
(科学与研究)
ISBN 7 - 5034 - 1553 - 3

I. 景… II. 邓… III. 古文 - 金石 - 中国
IV. G63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4789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衡水文化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1.9

字 数: 269 千字

印 数: 1 - 1000 册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本册定价: 19.8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印刷厂负责退换。

序 文

邓文华同志于政务之余，花大心力汇集了景州历史人物墓志碑刻凡八十二篇，成书《景州金石》，其中以墓志居多。墓志中人物，北魏隋唐间为薊地大姓高氏、封氏、李氏、董氏等家族中人。明清两代为景州新兴的曹、张、李、戈四家名门士人。

查《河北金石录》，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河北文物研究所、邯郸磁县文保所等单位，尚收藏有晋唐间的封魔奴墓志一合、封孝琰墓志、封孝琰妻崔姜诃墓志铭一合、高建墓志铭一合、高建妻王氏墓志、高洧墓志、高百年妃斛律氏墓志、祖氏墓志、封子绘妻王楚英墓志铭一合、封延之妻崔长晖墓志铭一合、高六奇墓志及明代的胡奴驛相刘琮墓志共十二件。

高氏是北魏后期仅次于拓跋氏帝王之家的大姓盛门。北魏自裂变为东、西魏后，天下有三分：南朝梁、陈有江东，宇文氏拥关西，高欢父子据河北。高欢是北魏初年右将军高湖的曾孙，湖第三子谧，因罪徙配怀朔镇。高谧生高树，树生欢。高谧家族累世戍边，习俗全同鲜卑，高欢是鲜卑化的汉人，直至他的次子高洋代东魏而称帝于北齐时，高氏家族的这种鲜卑化

的自然属性也没有改变。宇文氏的北周灭北齐，高欢子孙大都被杀，但高氏家族的其他支系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有的还受到重用，所以高氏血缘并没断绝。周灭齐不久，杨坚又篡周灭陈建隋，南北朝再合一个大国。从西晋到隋统一，这三百多年的历史大变迁、大动荡，五胡与华族在中原流血纷争。血的酷烈代价，终于凝结为隋的统一，而南朝的土地开发和文化创造，北朝的民族进步和民族融合，又为将来大唐盛世的伟业作了铺垫。没有多民族的包容凝聚，便没有唐代的贞观开元之治。值得注意的是，在来华五胡中，鲜卑族始终居主要地位。是鲜卑族拓跋氏统一的十六国，是鲜卑族拓跋氏完成的汉化、接受的中原先进文化。宇文氏是鲜卑的汉化，高氏是汉裔的鲜卑化。在隋唐时代，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十之六、七是鲜卑族的后裔。知悉这个历史背景才会明白，高氏后裔在唐代也不乏名士大吏。在本书中，文华辑录了唐代的高氏墓志那么多，由此也可以看出，从北魏至隋唐，高氏家族虽经历了宇文氏北周的灭国屠杀，但高氏家族的发展还是前赴后继的，代不乏有志之士。这是值得研究和思考的一种历史现象。

墓志铭，中国古代一种悼念性文体。志则用散文叙述逝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事略；铭则用韵文概括全篇，颂扬死者的品格操守、功业成就，以示悼念和安慰。将墓志铭镌刻于石，随逝者一同入土，“盖欲以文辞托之不朽之物质，以永其寿命”（考古家马衡先生语），给死者以安息，给生者以慰藉，并借此以寄思念情怀。

本书所汇集的八十二篇志文、碑记，表述形式不一，但篇篇都是美文佳作，有些篇目是出自名家手笔，如唐贺知章、陈子昂、崔颢，明马中锡、黄尚质，清李光地、魏廷珍等，即使是不署名者，其实也是当世的撰文高手。撰文刻石，是极为庄

重严肃的事，哪位死者的亲人会让庸者笨伯率尔从事呢？既然是妙文佳作，读者不妨慢吟欣赏，不懂可查有关工具书，审意领会。墓志文体不好译为现代汉语，达不到译文的信达雅境界，所以还是就读原文好。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该书墓志中有十八篇是北魏太和二十年（496）至北周大象二年（580）这一历史时期的，这八十四年间正是北魏拓跋氏内溃分裂、亡国失权于北齐北周时，时局大乱，战争频仍。但细审这十八件墓志铭文的镌刻行文和书法笔迹，从艺术性的品位价值看，其精美并不逊于隋唐那四十件盛世之作。这是因为北魏鲜卑拓跋氏的汉化，吸收了中原文化，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原虽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总能保持不坠，全赖于地方大族盛门之力。汉族的学术文化，实际已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此时的讲论学术，只有家学可言。学术文化与士家大族实为一体而不可分，不仅墓志碑刻是这样，书法、绘画、音乐、诗赋、佛教、艺术，莫不显现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

墓志或涉及人物的碑文，虽存溢美之意，但它们所包含的死者生前的事略，却是当世的史料，比起后世官书所修的同人同事更可信，这是第一手的原始史料。从这个历史角度看，文华同志所辑录的墓志碑文，自然有其资料的真实性和典型性。他把所收文件依时间的先后顺序编排，志文都经过了标点分段，文末又作了评注和考释，把墓主生前生平事略和当世的社会背景统一起來加以释解评说，发微补遗，书前又加了综合性的“引言”说明，行文言简意赅，直奔主旨，引文论事，义理相宜，寻规觅质，显有慧识。由此可见，辑录者在于学业上的精勤和才华。这一切并非专为展示古人的往事而作，而是借此以利今人从中有所感悟，从古人身上吸取一些教益，懂得人

生世事成败荣辱的道理。历史是一面镜子，推古而知今，知史而心明眼亮，前事不忘，后世之师。

这本资料性的书，经过上述的精心整理编排，博综辑古，人殊事异，帝王将相主臣相托的互为所依，士族豪门姻娅相连的裙带关系，皇权门阀盘根错结的利害纠葛，荫庇子孙绵延久长的传承家风，都可于墓志中找到踪迹。小小的蓑县之地，却涵容着如此之多的史事沧桑，这不能不使景县儿女感到惊叹，感到好奇，感到自豪，发自内心地要了解家乡的古人古事，要一探景州历史人物的究竟，这便是该书的面世价值，也是给文华同志的最好回报，我想也是文华同志最感欣慰的。

悠悠景州，我的故乡，我为生于斯而骄傲而自豪。

夏自正

二〇〇四年八月十五日

引 言

景县历史悠久，名人辈出，留下了大量的金石文物。这些历史文物，有的记录了死者的先祖世系、籍贯、生卒事迹、子嗣情况（如墓志），有的记录了封建士大夫的为官事迹、施政行为、官声官德（如德政碑、遗爱碑），有的记录了重大事件或在当地有一定影响、一定文化价值的建筑修葺工程（如碑记），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最为直接的历史资料。宋代学者赵明诚说：“《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虽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或失其实；然至于善恶大迹有不可诬，而传说既久，理当依据。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辞当时所立，可信不疑。”正是由于金石文物这种不可替代的重要实证作用，使得收集和研究金石文物，成为史学界（包括书法界）的一项重要工作。

本书收集的金石文物，包括墓志、德政碑、遗爱碑及其他碑记共计八十二篇。其中，墓志七十三篇，德政碑、遗爱碑二篇，其他碑记七篇。墓志分布涉及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唐、武周、元、明、清等十个朝代。德政碑、遗爱碑立于唐代，其他碑记有三篇出自明代，四篇出自清代。这些金石文

物所记载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大多与正史及县志的记述相符合，有的是历史记载的实证和细化，有的则是对历史记载的补充和修订。研究这些金石文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色彩斑斓的历史图画，是景县先民搏击风云的威武正剧。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创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名人。景县古为条地，汉置县始属渤海郡，早自先秦时期的晋国开始，高、封、李、董四大家族的开山鼻祖便先后迁移卜居于此，使这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北方古邑活跃起来。董氏的先祖在春秋时期的晋国为官定居于条，诞生了一代醇儒董仲舒，其后董仲舒的子孙又迁徙于西安、陇西。太公吕望的后裔高洪于东汉任渤海太守，因官而家于条，从此子孙显赫辉煌近千年，甚至割地称王，建立北齐封建政权，统治北中国达二十七年。封氏始祖为黄帝师，裂土赐爵于封丘，其后世迁于条，封繆于晋为东夷校尉，其孙封奕事燕为宰辅达半个多世纪。自南北朝以至有唐，任凭江山更迭，封氏子孙出将入相，代代高冕华服。老子李耳开李氏之先，后世李解为汉胶西王太傅，家居齐郡后归脩县，李臻在晋为东夷校尉，其孙李洪为燕吏部尚书、龙骧将军，英勇善战，机智多谋，成一代名将，其荫绵延发达。本书收集的墓志、德政碑、遗爱碑计七十五篇，其中，高氏四十二篇，封氏八篇，李氏九篇，董氏一篇。在一定意义上说，汉唐一千多年的景县人物史，就是高、封、李、董四大家族的兴衰史。

门阀制度是一种只重视门第和血统的落后的封建等级制度和特权制度。它起始于魏晋，兴盛于南北朝，消亡于唐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世族，通过门资，凭借九品官人之法占据了朝廷中的高级职位。他们的子弟一出仕就作秘书郎、著作郎。本书收集的七十三篇墓志证实了这一历史轨迹的行进历

程。北魏自平城迁洛之后，曾经在确定世家大族位次上展开一次廷议，为此君臣还争执得不可开交，当然最后还是依了皇帝；这足见当时门阀观念之盛。高、封、李三大家族的英俊之才，凭着个人的本事，加上他们所谓高贵的门第和血统，个个扶摇直上。本书收入的十篇北魏墓志，就是当时这种历史情况的写照：高氏两个女子进入宫掖，成为皇后（文昭皇太后高照容、宣武皇后高英）；李氏的女儿李渠兰，高嫁皇室之胄武昌王为夫人；望族寇猛夫人高氏之父官秩第一品；高贞“弱冠以外戚令望，除秘书郎”，官至从五品，死后赠官从三品；高雅“释褐司徒行参军，转员外散骑侍郎，仍加宣威将军、郢州征虏府录事参军”；李璧“年十六出膺州，命为西曹从事。十八举秀才，对策高第。入除中书博士”，官至第四品；高猛“以元舅之子赐封勃海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生前及死后赠官均为第一品，夫人则是北魏孝文帝的二女儿长乐公主；高广官秩四品。东魏是高欢扶植起来的傀儡政权，高氏族人的官秩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赠官都是较高的。本书收入三篇东魏墓志，其中高湛生前官秩第一品，死后又加赠辅国将军的官号；封延之生前官秩第一品，死后赠官第一品；茹茹公主的丈夫高欢墓志官号为“东魏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长广郡公”，实际上是位极人臣的大丞相，官秩第一品。随着北齐高氏政权的建立，高、封两大家族进入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高润、高肃贵为皇子，拜爵封王，官秩一品。封子绘因佐高欢起事官封一品。自北周、隋以至于唐代，特别是唐代，太宗李世民下令重修氏族志，以李唐王朝新的显贵大姓代替旧世名门望族，这对门阀制度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使旧世族的特权和地位受到很大削弱。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门阀制度的影响根深蒂固，是不可能很快销声匿迹的；宋代纂《唐

书》，设《宰相世系表》，上溯源流，述写历代为官谱系，就是这种影响的产物，但这毕竟是一种微弱的呻吟了。随着历史的演进，景县历史上的四大家族逐渐从辉煌的顶峰滑落下来，到了宋代之后，中国历史的官氏表上，已难觅他们的名讳了。

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景县历史上的高、封、李、董四大家族来说，唐代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经过南北朝时期的动荡，特别是北齐的灭亡，宇文氏对高氏皇族进行了无情的扫荡和杀戮（史见《北齐书》）；杨隋政权的建立还不到四十年，便爆发了农民大起义，李唐王朝的问世才使饱受战乱蹂躏的华夏民族实现了统一和强盛。这个时期，门阀制度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但还有一定的影响；唐王朝的新显贵包括皇族中人，同旧的世家大族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过三百多年的分合调整，高、封、李、董四大家族也经历了一个大浪淘沙、洗涤磨砺的过程，他们再也不能单凭郡望步入仕途，尤其不能凭借祖上的“阀阅”攀援权力的顶峰；而只能以卓越的才能打通出将入相的道路，这种历史现象在墓志中均有较为清晰的折射。隋之于南北朝、之于唐，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朝代，在这个时期，门阀制度还有很大的市场。在本书收入的墓志中，周、隋各一篇。高潭为条县高氏之后、北齐文定公高冀之孙、乘氏恭穆公高季式之子。他于北齐袭爵乘氏开国子，官封仪同三司，官秩正二品；北周灭齐，高潭并未丢官，而是因高贵的门第除殄寇将军、阳安县令，看来宇文氏在对高氏皇族大肆杀戮的同时，对其他高氏族人采取的还是怀柔政策。高嗣为北魏（东魏）武当公高怀玉之孙、北齐鸿胪卿高道德之子，于北齐任长史，官秩正四品，但在北周和隋均未授予官职。到了唐代，高、封、李、董四大家族的子弟特别是高、封二氏出任为官者较多，但除功勋卓著而身居显要者外，一般品级较低。本书收

入唐（含武周）墓志四十篇，有封氏男性墓主五人，他们的品级还是比较高的。其中，官秩二品二人（封某、封桢），官秩四品一人（封泰），官秩八品一人（封无违），祖、父辈为官自己作了和尚的一人（封安立）。高氏男性墓主二十一人，其中，官秩一品二人（高琰、高武光），官秩三品三人（高钦德、高行晖、高元裕），官秩五品一人（高感），官秩六品三人（高罔、高承金、高彬），官秩六至七品一人（高宗彝），官秩七至八品二人（高善安、高屯），官秩九品三人（高德、高某、高木庐），前辈为官本人未出仕三人（高达、高珍、高彦），父辈为官墓主早亡一人，自称渤海高氏而非渤海蓍县高氏后裔二人。以上二十一人中，除非高氏后裔二人，计十九人。这些人，五品以下的中下级官员十一人，占百分之五十八；未官的三人，占百分之十六。高宗彝初为楚州文学（五经博士），这样的末品下吏，是专以寒门弟子充任的（《高宗彝墓志铭并序》）。上述官品分布，与南北朝时期高、封二氏高官林立、班列朝堂的情况再也不能同日而语。

人事沧桑，代有才能。如果说唐代使景县历史上的四大家族实现了由特权阶层向一般封建士大夫阶层的转化，那么宋元近四百年的历史，则孕育、催生、并锻造出景县历史上又一代地主阶级的新人，这就是自明初至于清末近五百年的历史，留下浓墨重彩的曹、李、戈、张四大家族。本书收入明清墓志十三篇，其中曹氏一篇（曹思诚）、李氏一篇（李潭云）、戈氏一篇（戈瑄）、张氏五篇（张玮、张居仁、张文熙、张国常妻、张三多）。曹思诚为明熹宗朝重臣，官历户部尚书理吏部左侍郎事、太子太保、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官秩正一品，是明清两代景县历史上官职最高的人物，崇祯初因珰祸牵连谢职，终老于故乡园林之间。李潭云为景州孙镇李氏发达显

赫的奠基之人，此前李氏世代务农。李潭云于明末补博士弟子员，但他无意仕进，不入州府，于家乡开馆教授，奉养老母，维持生计。其子李孔扬为监生，李孔嘉辛丑（1661年）举进士，官至内阁中书舍人。此后，李氏走上科举之路且一发而不可收。据不完全统计，李氏于清代出仕为官者达五十多人。戈瑄，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进士，历官河南嵩县知县、广东道监察御史、四川按察司兵备副使、山东按察使、浙江右布政使、江西左布政使、南京都御史掌院事、南京刑部尚书，为朝廷二品大员，将戈氏的荣耀推向顶峰；自明至清（据景县旧志），戈氏出仕为官者达四十七人。张文熙为枣林张氏九世孙，明癸丑（1613年）进士，官至太仆寺卿（从三品），在张氏子弟中，他的官职是最高的。据《张氏族谱》及景县旧志，自明初至清末，枣林张氏出仕为官者达三百七十四人。

本书收入的墓志，对南北朝及隋唐时期的门阀世族婚姻情况有较为详细的记述。门阀世族是地主阶级中享有高贵身份的等级，这种特殊的身份不但不同于一般平民，而且不同于庶族即非门阀世族。两者之间势若天隔，等级森严，并且不得通婚，不相交接。景县历史上的高、封、李、董四大家族，贵为门阀世族，他们的婚姻也不可能突破这条“规矩”。如上所述，北魏朝高氏两个女子——姑母和侄女先后进入宫掖成为两代皇后；高氏的子弟高猛娶了北魏世宗皇帝的同母妹长乐公主为妻（《高猛墓志铭》）。北魏高氏两代与上谷世族寇氏为姻亲（《寇猛墓志铭》）。北魏高雅的夫人为河内望族司马氏之女司马显明，是晋宣帝弟、太常司马馗十一世孙，曾祖司马楚之，官至北魏开府仪同三司、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进爵琅琊王；祖父司马金龙，袭爵琅琊王，历官中散大夫、侍讲、侍中、镇西大将军、开府、云中镇大将军、朔州刺史；父司马

悦，官至立节将军、建兴太守、宁朔将军、河北太守、豫州刺史。高雅的女儿选入宫掖，为北魏孝明帝嫔。唐高元裕先娶陇西望族李氏之女，后娶北周名臣郛国公韦孝宽的七世孙女韦氏（《高元裕神道碑》），其子高璩进士及第官至懿宗朝宰相。唐蓀县公夫人长孙弄珪是盛唐宰相长孙无忌的同族，长孙无忌是太宗李世民夫人长孙后的兄长，长孙兄妹的舅父则是郡望渤海的蓀县籍贞观宰相高俭（《蓀县公夫人长孙弄珪墓志铭并序》）。不但如此，唐李氏与汉以来的北方世族清河崔氏也是姻亲；李氏曾祖李洁为北齐散骑常侍、镇远将军、司徒右长史，父李儒懿为唐职方郎中、徐虢二州刺史；丈夫崔某为武周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利州诸军事、利州刺史、上柱国、清河县开国子（《李氏墓志铭并序》）。《孔业墓志铭并序》记载了孔子裔孙孔琰同当时的蓀县望族封氏的婚姻情况：“祖琰，字文朝司农少卿、曲阜县开国男”，“祖妣渤海封氏，梁郡中牟县令封珪女”。唐封楨的夫人是北方望族博陵（今河北安平县）崔氏之女（《封楨墓志铭并序》）。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这种盘根错节的姻亲关系，既巩固了门阀世族的地位，又增强了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基础，同时又将其赖以寄生的社会制度推向腐朽和没落，这是官僚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的一种特殊现象。另外，本书收入的篇目，对北魏时期野蛮落后的“子贵母死”制度，宫廷内部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后妃争斗，封建贵族的丧葬礼仪、封建王朝的封赠制度，封建家族等级森严的礼制家法、不可逾越的夫妇、婆媳关系等，也有详细的记载和披露。有的篇目还再现了战乱、自然灾害给百姓带来的痛苦和灾难。

本书收入的墓志、德政碑（遗爱碑）、碑记，虽多为谀颂溢美之词，但大多文字精彩，如唐秘书少监贺知章撰《封楨

墓志铭并序》、唐明士陈子昂撰《高某墓志》《唐临邛县令封某遗爱碑》、唐秘书省校书郎郑宗经撰《高行晖墓志铭并序》、唐秘书监芦虔撰《高武光墓志》、唐太子通事舍人盛遇撰《高克从墓志铭并序》、唐谏议大夫崔郾撰《高承简德政碑》、唐无名氏撰《李氏墓志铭并序》、清张国常撰《张国常妻魏氏墓志铭》以及明清之际的朝廷大员马中锡、李光地、魏廷珍等撰写的碑记等。这些篇目，有的直述其事，简明凝炼；有的曲折婉转，骈散结合；有的隐喻比兴，耐人深思；有的引经据典，义理精微。在研究这些文字的同时，得到的是愉悦心境的精神享受。

本书收入的墓志，按墓主卒年顺序依次排列。年代最早的是高照容墓志，墓主死于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年），立志石于北魏神龟二年（519年），出土于一九四六年洛阳城北官庄东，选自《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洛阳市文物局编）；年代最晚的为清张三多及妻合葬墓志，墓主死于清道光二年（1822年），立志石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出土于景县留智庙镇南武庄村，选自景县文化馆藏石拓片。封某遗爱碑为唐名士陈子昂撰，高承简德政碑为唐崔郾撰，均选自《全唐文》；其他七篇碑记选自景县旧志。为便于读者了解、研究，笔者在每篇正文之后加了评注，说明所选篇目出处及参考文献，力图弄清墓主的世系、史迹、官秩品级，并尽可能多的将有关资料收集齐全，将墓主置于多维视角之下，再现那个时代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为有志于景县文史研究的同仁提供更多的素材。部分篇目转录自景州旧志，文字错谬多有，笔者仅就清楚部分标点。在收集这些金石文字（更准确的说，应当称之为石刻文字）的过程中，笔者曾赴郑州市文物部门、洛阳市博物馆、洛阳市文物局第二考古工作队、洛阳市关林、洛阳

市铁门镇千唐志斋、开封市博物馆汉唐石刻馆、北京图书馆、北京王府井图书大厦、北京琉璃厂古籍书店、山东之济南曲阜邹城三市文物部门、山东尼山、太原市博物馆、太原市天龙山，考察、搜集有关资料。但由于信息、经费等方面的原因，仍有很多价值较高的墓志、碑记等与笔者无缘。应当说大量的金石文物仍藏于地下、散佚民间，本书收入的，仅是冰山一角。随着金石文物尤其是墓志的出土和对历史文物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的展开，景县呈现给世人的将是更加波澜壮阔、丰富多采的历史画卷。

目 次

序文	(1)
引言	(1)

卷一 墓志

高照容墓志铭并序（北魏太和二十年，496 年）	(3)
李槩兰墓志（北魏太和二十一年，497 年）	(9)
寇猛墓志铭（北魏正始三年，506 年）	(12)
高贞碑铭（北魏延昌三年，514 年）	(15)
高雅墓志（北魏熙平末，518 年）	(19)
高英墓志铭（北魏神龟元年，518 年）	(25)
李璧墓志铭（北魏神龟二年，519 年）	(28)
高猛墓志铭（北魏正光四年，523 年）	(33)
高猛夫人元瑛墓志铭（北魏孝昌元年，525 年）	(41)
高广墓志（北魏孝昌二年，526 年）	(44)
高湛墓志铭（东魏元象元年，538 年）	(46)
封延之墓志铭（东魏兴和二年，540 年）	(50)
高欢妻茹茹公主墓志铭（东魏武定八年，550 年）	(56)
封子绘墓志（北齐河清三年，564 年）	(63)